

典藏版

中国古代短篇小说集的杰作

喻世明言

全鉴

引人入胜的故事，
脍炙人口的佳作

〔明〕冯梦龙◎著 孙红颖◎解译

冯梦龙一生致力于搜集、整理和创作民间文学，
其作品内容与数量之宏富，为明代文学家之冠。



中国纺织出版社

喻世明言

全鉴

〔明〕冯梦龙◎著 孙红颖◎解译

 中国纺织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《喻世明言》原名《古今小说》，又称《全像古今小说》，是一部明代刊行的短篇白话小说集，与《警世通言》《醒世恒言》合称“三言”，为明末冯梦龙所编撰。书中不少篇目是根据宋元旧篇改编而成，题裁内容广泛，涵盖婚姻、爱情、孝义、友情、灵怪、神仙等，反映了明代商业社会的繁荣景象及中小商人的精神面貌，是中国古代小说宝库中一份宝贵的遗产。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喻世明言全鉴 /（明）冯梦龙著；孙红颖解译．—
北京：中国纺织出版社，2016.10
ISBN 978-7-5180-2968-6

I. ①喻… II. ①冯… ②孙… III. ①话本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明代 ②《喻世明言》—译文 ③《喻世明言》—注释 IV. ①I242.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16）第 224374 号

解译人员：周国华 袁世刚 孙红颖 李向峰 田明辉 魏 冰
陈玉潇 段雪莲 陈雨佳

策划编辑：丁守富 特约编辑：金 彤 责任印制：储志伟

中国纺织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百子湾东里 A407 号楼 邮政编码：100124

销售电话：010—67004422 传真：010—87155801

http://www.c-textilep.com

E-mail: faxing@c-textilep.com

中国纺织出版社天猫旗舰店

官方微博 http://weibo.com/2119887771

北京佳信达欣艺术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2016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：710×1000 1/16 印张：20

字数：238 千字 定价：38.00 元

凡购本书，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，由本社图书营销中心调换



《喻世明言》是明末文学家、戏曲家冯梦龙纂辑的白话短篇小说集，初刻用名《古今小说》，又称《全像古今小说》，与冯梦龙稍后刊行的《警世通言》《醒世恒言》合称“三言”，是中国短篇白话小说发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。“三言”通常亦与凌濛初的“二拍”，即《初刻拍案惊奇》《二刻拍案惊奇》并称，称为“三言二拍”。

冯梦龙（1574—1646年），长洲（今苏州）人，字犹龙，又字子犹、耳犹，别号龙子犹、墨憨斋主人、顾曲散人、茂苑野史、绿天馆主人、无碍居士、可一居士等。冯梦龙出身士大夫家庭，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，才华横溢，与兄梦桂、弟梦熊并有文名，世称“吴下三冯”。他长期参加科举考试，但屡试不中，后一度游宦他乡。崇祯三年（1630年）以贡生任丹徒县训导，崇祯七年（1634年）任福建寿宁知县，四年后任职期满回到苏州。清兵南下时，参加过反清复明运动。顺治三年（1646年）去世。

冯梦龙一生致力于搜集、整理和创作民间文学，包括小说、笔记、戏曲、民歌、笑话、方志、曲谱等，作品内容与数量之宏富，为明代文学家之冠。其中，成就最高、影响最大的还是“三言”。

《喻世明言》是“三言”中的第一部，全书四十卷，每卷一篇，共计四十篇。书中涉及题材广泛，涵盖爱情、婚姻、友情及灵怪、神仙、妖术等，广泛描写了宋、元、明时代的社会生活，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民众，特别是城市市民生活的真实面貌，体现了市民阶层的思想感情、生活愿望和道德标准。其中《蒋兴哥重会珍珠衫》《滕大尹鬼断家私》《金玉奴棒打

薄情郎》《沈小霞相会出师表》等，都是久负盛名的优秀作品，无论在思想内容还是艺术技巧上，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，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代表作。

《喻世明言》中的小说多取材于现实生活，其中婚姻、爱情是社会生活的主要组成部分，也是本书着力表现的重要内容。书中第一卷《蒋兴哥重会珍珠衫》描写了蒋兴哥对失身妻子王三巧旧情难忘而破镜重圆的婚姻、情感经历；《金玉奴棒打薄情郎》揭示了负心汉莫稽的形象，谴责了他对爱情的不忠；《新桥市韩五卖春情》《闲云庵阮三偿冤债》等篇也从不同角度表现了青年男女的婚姻、恋爱生活。书中还有一些有特色的公案小说，如《陈御史巧勘金钗钿》写陈御史巧勘金钗钿，昭雪冤案；《滕大尹鬼断家私》描写家庭中的遗产纠纷，揭示了滕大尹这个所谓“清官”的多元化性格。书中还有一些表现忠贞、孝义、友情的作品，如《葛令公生遭弄珠儿》《羊角哀舍命全交》《吴保安弃家赎友》《裴晋公义还原配》《范巨卿鸡黍死生交》《沈小霞相会出师表》等。还有一些触及异族入侵、权臣误国等现实政治题材，如《杨八老越国奇逢》。《张道陵七试赵升》《陈希夷四辞朝命》等则是宣扬宗教的小说，这里不再一一赘述。

因为篇幅的限制，本书参考权威底本，选取了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经典篇目进行了解译，在每篇故事前都做了简短的精要简介，对小说情节中难解的词句进行了注释，力求文字精准、流畅、易懂，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故事，领悟其主旨。由于译注者水平所限，书中或有错误及不当之处，恳请读者批评指正。

目录

绪 / 1

一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 / 2

二 陈御史巧勘金钗钿 / 36

三 新桥市韩五卖春情 / 59

四 闲云庵阮三偿冤债 / 76

五 穷马周遭际卖鲙羹 / 92

六 葛令公生遭弄珠儿 / 102

七 羊角哀舍命全交 / 111

八 吴保安弃家赎友 / 119

九 裴晋公义还原配 / 134

十 滕大尹鬼断家私 / 146

十一 众名姬春风吊柳七 / 167

十二 张道陵七试赵升 / 181



- 十三 陈希夷四辞朝命 / 197
十四 范巨卿鸡黍死生交 / 208
十五 单符郎全州佳偶 / 217
十六 杨八老越国奇逢 / 227
十七 陈从善梅岭失浑家 / 242
十八 沈小官一鸟害七命 / 255
十九 金玉奴棒打薄情郎 / 268
二十 沈小霞相会出师表 / 281

参考文献 / 313



绪

史统散而小说兴。始乎周季，盛于唐，而浸淫于宋。韩非、列御寇诸人，小说之祖也。《吴越春秋》等书，虽出秦汉，然秦火之后，著述犹希。迨开元以降，而文人之笔横矣。若通俗演义，不知何昉。按南宋供奉局，有说话人，如今说书之流。其文必通俗，其作者莫可考。泥马倦勤，以太上享天下之养；仁寿清暇，喜阅话本，命内珰日进一帙，当意，则以金钱厚酬。于是内珰辈广求先代奇迹及闾里新闻，倩人敷演进御，以怡天颜。然一览辄置，卒多浮沉内庭，其传布民间者，什不一二耳。然如《玩江楼》、《双鱼坠记》等类，又皆鄙俚浅薄，齿牙弗馨焉。暨施、罗两公，鼓吹胡元，而《三国志》、《水浒》、《平妖》诸传，遂成巨观。要以韞玉违时，销熔岁月，非龙见之日所暇也。

皇明文治既郁，靡流不波；即演义一斑，往往有远过宋人者，而或以为恨乏唐人风致，谬矣。食桃者不费杏，絺縠毳锦，惟时所适。以唐说律宋，将有以汉说律唐，以春秋战国说律汉，不至于尽扫羲圣之一画不止！可若何？大抵唐人选言，入于文心；宋人通俗，谐于里耳。天下之文心少而里耳多，则小说之资于选言者少，而资于通俗者多。试今说话人当场描写，可喜可愕，可悲可涕，可歌可舞；再欲捉刀，再欲下拜，再欲决脰，再欲捐金；怯者勇，淫者贞，薄者敦，顽钝者汗下。虽小诵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，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。噫，不通俗而能之乎？茂苑野史氏，家藏古今通俗小说甚富，因贾人之请，抽其可以嘉惠里耳者，凡四十种，畀为一刻。余顾而乐之，因索笔而弁其首。

绿天馆主人题

一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

【精要简介】

本篇叙述襄阳府枣阳县商人蒋兴哥出外经商，其妻王三巧受骗失身于陈商。后蒋兴哥见陈商身穿自家传家宝珍珠衫而发觉奸情，乃将三巧休回娘家。三巧改嫁县令吴杰为续弦，在合浦县任所，闻悉前夫遭遇人命官司，乃假称蒋兴哥为自己胞兄向知县求情。蒋兴哥被开脱获释，在内室与三巧重逢，知县始知三巧遭遇，遂判蒋兴哥与三巧夫妻团圆。故事曲折、感人，人物生动，结尾富有传奇色彩。

【原文鉴赏】

仕至千钟非贵^①，年过七十常稀，浮名身后有谁知？万事空花游戏。

休逞少年狂荡，莫贪花酒便宜。脱离烦恼是和非，随分安闲得意。

①千钟：优厚的俸禄，这里借指高官。钟，古代容量单位。

这首词名为《西江月》，是劝人安分守己，随缘作乐，莫为酒、色、财、气四字，损却精神，亏了行止。求快活时非快活，得便宜处失便宜。说起那四字中，总到不得那“色”字利害。眼是情媒，心为欲种，起手时，牵肠挂肚；过后去，丧魄销魂。假如墙花路柳，偶然适兴，无损于事。若是生心设计，败俗伤风，只图自己一时欢乐，却不顾他人的百年恩义，假如你有娇妻爱妾，别人调戏上了，你心下如何？古人有四句道得好：

人心或可昧，天道不差移。

我不淫人妇，人不淫我妻。

看官，则今日听我说“珍珠衫”这套词话，可见果报不爽，好教少年



子弟做个榜样。

话中单表一人，姓蒋，名德，小字兴哥，乃湖广襄阳府枣阳县人氏。父亲叫做蒋世泽，从小走熟广东，做客买卖。因为丧了妻房罗氏，止遗下这兴哥，年方九岁，别无男女。这蒋世泽割舍不下，又绝不得广东的衣食道路，千思百计，无可奈何，只得带那九岁的孩子同行作伴，就教他学些乖巧。这孩子虽则年小，生得：

眉清目秀，齿白唇红。行步端庄，言辞敏捷。聪明赛过读书家，伶俐不输长大汉。人人唤做粉孩儿，个个羡他无价宝。

蒋世泽怕人妒忌，一路上不说是嫡亲儿子，只说是内侄罗小官人。原来罗家也是走广东的，蒋家只走得一代，罗家到走过三代了。那边客店牙行^②，都与罗家世代相识，如自己亲善一般。这蒋世泽做客，起头也还是丈人罗公领他走起的。因罗家近来屡次遭了屈官司，家道消乏，好几年不曾走动。这些客店牙行见了蒋世泽，那一遍不问罗家消息，好生牵挂。今番见蒋世泽带个孩子到来，问知是罗家小官人，且是生得十分清秀，应对聪



明，想着他祖父三辈交情，如今又是第四辈了，那一个不欢喜！

②牙行(háng)：指专为买卖双方说合或代客买卖而从中收取佣金的商号或个人。

闲话休题。却说蒋兴哥跟随父亲做客，走了几遍，学得伶俐乖巧，生意行中，百般都会，父亲也喜不自胜。何期到一十七岁上，父亲一病身亡，且喜刚在家中，还不做客造之鬼。兴哥哭了一场，免不得揩干泪眼，整理大事。殓殓之外，做些功德超度，自不必说。七七四十九日内，内外宗亲，都来吊孝。本县有个王公，正是兴哥的新岳丈，也来上门祭奠，少不得蒋门亲戚陪侍叙话。中间说起兴哥少年老成，这般大事，亏他独力支持，因话随话间，就有人撺掇道：“王老亲翁，如今令爱也长成了，何不乘凶完配，教他夫妇作伴，也好过日。”王公未肯应承，当日相别去了。众亲戚等安葬事毕，又去撺掇兴哥。兴哥初时也不肯，却被撺掇了几番，自想孤身无伴，只得应允。央原媒人往王家去说，王公只是推辞，说道：“我家也要备些薄薄妆奁，一时如何来得？况且孝未期年，于礼有碍，便要成亲，且待小祥之后再议。”媒人回话，兴哥见他说得正理，也不相强。

光阴如箭，不觉周年已到。兴哥祭过了父亲灵位，换去粗麻衣服，再央媒人王家去说，方才依允。不隔几日，六礼完备，娶了新妇进门。有《西江月》为证：

孝幕翻成红幕，色衣换去麻衣。画楼结彩烛光辉，和香花筵齐备^③。

那美妆奁富盛，难求丽色娇妻。今宵云雨足欢娱，来日人称恭喜。

③和香(jīn)：古代婚礼的一种仪式。将一个瓠剖为两个瓢，新婚夫妇各执一瓢，饮酒成礼。后以和香代指成婚。

说这新妇是王公最幼之女，小名唤做三大儿，因他是七月七日生的，又唤做三巧儿。王公先前嫁过的两个女儿，都是出色标致的，枣阳县中，人人称羡，造出四句口号，道是：

天下妇人多，王家美色寡。

有人娶着他，胜似为附马。



常言道：“做买卖不着，只一时；讨老婆不着，是一世。”若干官宦大户人家，单拣门户相当，或是贪他嫁资丰厚，不分皂白，定了亲事。后来娶下一房奇丑的媳妇，十亲九眷面前，出来相见，做公婆的好没意思，又且丈夫心下不喜，未免私房走野。偏是丑妇极会管老公，若是一般见识的，便要反目；若使顾惜体面，让他一两遍，他就做大起来。有此数般不妙，所以蒋世泽闻知王公惯生得好女儿，从小便送过财礼，定下他幼女与儿子为婚。今日娶过门来，果然娇资艳质，说起来，比他两个姐儿加倍标致。正是：

吴宫西子不如，楚国南威难赛。

若比水月观音，一样烧香礼拜。

蒋兴哥人才本自齐整，又娶得这房美色的浑家，分明是一对玉人，良工琢就，男欢女爱，比别个夫妻更胜十分。三朝之后，依先换了些浅色衣服，只推制中，不与外事，专在楼上与浑家成双捉对，朝暮取乐。真个行坐不离，梦魂作伴。自古苦日难熬，欢时易过。暑往寒来，早已孝服充满，起灵除孝，不在话下。

兴哥一日间想起父亲存日广东生理，如今担阁三年有余了，那边还放下许多客帐，不曾取得。夜间，与浑家商议，欲要去走一道。浑家初时也答应道“该去”，后来说到许多路程，恩爱夫妻，何忍分离？不觉两泪交流。兴哥也自割舍不得，两下凄惨一场，又丢开了。如此已非一次。

光阴荏苒，不觉又捱过了二年。那时兴哥决意要行，瞒过了浑家，在外面暗暗收拾行李。拣了个上吉的日期，五日前方对浑家说知，道：“常言‘坐吃山空’。我夫妻两口，也要成家立业，终不然抛了这行衣食道路？如今这二月天气不寒不暖，不上路更待何时？”浑家料是留他不住了，只得问道：“丈夫此去几时可回？”兴哥道：“我这番出外，甚不得已，好歹一年便回，宁可第二遍多去几时罢了。”浑家指着楼前一棵椿树道：“明年此树发芽，便盼着官人回也。”说罢，泪下如雨。兴哥把衣袖替他揩拭，不觉自己眼泪也挂下来。两下里怨离惜别，分外恩情，一言难尽。

到第五日，夫妇两个啼啼哭哭，说了一夜的说话，索性不睡了。五更



时分，兴哥便起身收拾，将祖遗下的珍珠细软，都交付与浑家收管。自己只带得本钱银两、帐目底本及随身衣服、铺陈之类，又有预备下送礼的人事^④，都装叠得停当。原有两房家人，只带一个后生些的去，留一个老成的在家，听浑家使唤，买办日用。两个婆娘，专管厨下。又有两个丫头，一个叫暗云，一个叫暖雪，专在楼中伏侍，不许远离。分付停当了，对浑家说道：“娘子耐心度日。地方轻薄子弟不少，你又生得美貌，莫在门前窥瞰，招风揽火。”浑家道：“官人放心，早去早回。”两下掩泪而别。正是：

世上万般哀苦事，无非死别与生离。

④人事：礼物。

兴哥上路，心中只想着浑家，整日的不瞅不睬。不一日，到了广东地方，下了客店。这伙旧时相识都来会面，兴哥送了些人事。排家的治酒接风，一连半月二十日，不得空闲。兴哥在家时，原是淘虚了身子，一路受些劳碌，到此未免饮食不节，得了个疟疾，一夏不好，秋间转成水痢。每日请医切脉，服药调治，直延到秋尽，方得安痊。把买卖都担阁了，眼见得一年回去不成。正是：

只为蝇头微利，抛却鸳被良缘。

兴哥虽然想家，到得日久，索性把念头放慢了。

不题兴哥做客之事。且说这里浑家王三巧儿，自从那日丈夫分付了，果然数月之内，目不窥户，足不下楼。光阴似箭，不觉残年将尽，家家户户，闹轰轰的暖火盆、放爆竹、吃合家欢耍子。三巧儿触景伤情，思想丈夫，这一夜好生凄楚！正合古人的四句诗，道是：

腊尽愁难尽，春归人未归。

朝来嗔寂寞，不肯试新衣。

明日正月初一日，是个岁朝。暗云、暖雪两个丫头，一力劝主母在前楼去看看街坊景象。原来蒋家住宅前后通连的两带楼房，第一带临着大街，第二带方做卧室，三巧儿闲常只在第二带中坐卧。这一日被丫头们撞



掇不过，只得从边厢里走过前楼，分付推开窗子，把帘儿放下，三口儿在帘内观看。这日街坊上好不闹杂！三巧儿道：“多少东行西走的人，偏没个卖卦先生在内！若有时，唤他来卜问官人消息也好。”暗云道：“今日是岁朝，人人要闲耍的，那个出来卖卦？”暖雪叫道：“娘！限在我两个身上，五日内包唤一个来占卦便了。”



到初四日早饭过后，暖雪下楼小解，忽听得街上当当的敲响。响的这件东西，唤做“报君知”，是瞎子卖卦的行头。暖雪等不及解完，慌忙检了裤腰，跑出门外，叫住了瞎先生。拨转脚头，一口气跑上楼来，报知主母。三巧儿分付：“唤在楼下坐启内坐着，讨他课钱。”通陈过了，走下楼梯，听他剖断。那瞎先生占成一卦，问是何用。那时厨下两个婆娘，听得热闹，也都

跑将来了，替主母传语道：“这卦是问行人的。”瞎先生道：“可是妻问夫么？”婆娘道：“正是。”先生道：“青龙治世，财爻发动。若是妻问夫，行人在半途，金帛千箱有，风波一点无。青龙属木，木旺于春，立春前后，已动身了。月尽月初，必然回家，更兼十分财采。”三巧儿叫买办的，把三分银子打发他去，欢天喜地，上楼去了。真所谓“望梅止渴”、“画饼充



饥”。

大凡人不做指望，到也不在心上；一做指望，便痴心妄想，时刻难过。三巧儿只为信了卖封先生之语，一心只想丈夫回来，从此时常走向前楼，在帘内东张西望。直到二月初旬，椿树抽芽，不见些儿动静。三巧儿思想丈夫临行之约，愈加心慌，一日几遍，向外探望。也是合当有事，遇着这个俊俏后生。正是：

有缘千里能相会，无缘对面不相逢。

这个俊俏后生是谁？原来不是本地，是徽州新安县人氏，姓陈，名商，小名叫做大喜哥，后来改口呼为大郎。年方二十四岁，且是生得一表人物，虽胜不得宋玉、潘安，也不在两人之下。这大郎也是父母双亡，凑了二三千金本钱，来走襄阳贩些米豆之类，每年常走一遍。他下处自在城外，偶然这日进城来，要到大市街汪朝奉典铺中间个家信。那典铺正在蒋家对门，因此经过。你道怎生打扮？头上带一项苏样的百柱驢帽，身上穿一件鱼肚白的湖纱道袍，又恰好与蒋兴哥平昔穿着相像。三巧儿远远瞧见，只道是他丈夫回了，揭开帘子，定眼而看。陈大郎抬头，望见楼上一个年少的美妇人，目不转睛的，只道心上欢喜了他，也对着楼上丢个眼色。谁知两个都错认了。三巧儿见不是丈夫，羞得两颊通红，忙忙把窗儿拽转，跑在后楼，靠着床沿上坐地，兀自心头突突的跳一个不住。谁知陈大郎的一片精魂，早被妇人眼光儿摄上去了。回到下处，心心念念的放他不下，肚里想道：“家中妻子，虽是有些颜色，怎比得妇人一半！欲待通个情款，争奈无门可入。若得谋他一宿，就消花这些本钱，也不枉为人在世。”叹了几口气，忽然想起大市街东巷，有个卖珠子的薛婆，曾与他做过交易。这婆子能言快语，况且日逐串街走巷，那一家不认得？须是与他商议，定有道理。

这一夜番来覆去，勉强过了。次日起个清早，只推有事，讨些凉水梳洗，取了一百两银子，两大锭金子，急急的跑进城来。这叫做：

欲求生受用，须下死工夫。

陈大郎进城，一径来到大市街东巷，去敲那薛婆的门。薛婆蓬着头，



正在天井里拣珠子，听得敲门，一头收过珠包，一头问道：“是谁？”才听说出“徽州陈”三字，慌忙开门请进，道：“老身未曾梳洗，不敢为礼了。大官人起得好早！有何贵干？”陈大郎道：“特特而来，若迟时，怕不相遇。”薛婆道：“可是作成老身出脱些珍珠首饰么？”陈大郎道：“珠子也要买，还有大买卖作成你。”薛婆道：“老身除了这一行货，其余都不熟惯。”陈大郎道：“这里可说得话么？”薛婆便把大门关上，请他到小阁儿坐着，问道：“大官人有何分付？”大郎见四下无人，便向衣袖里摸出银子，解开布包，摊在桌上，道：“这一百两白银，干娘收过了，方才敢说。”婆子不知高低，那里肯受。大郎道：“莫非嫌少？”慌忙又取出黄灿灿的两锭金子，也放在桌上，道：“这十两金子，一并奉纳。若干娘再不收时，便是故意推调了。今日是我来寻你，非是你来求我。只为这桩大买卖，不是老娘成不得，所以特地相求。便说做不成时，这金银你只管受用。终不然我又来取讨，日后再没相会的时节了？我陈商不是恁般小样的人！”看官，你说从来做牙婆的那个不贪钱钞？见了这般黄白之物，如何不动火？薛婆当时满脸堆下笑来，便道：“大官人休得错怪，老身一生不曾要别人一厘一毫不明不白的钱财。今日既承大官人分付，老身权且留下。若是不能效劳，依旧奉纳。”说罢，将金锭放银包内，一齐包起，叫声：“老身大胆了。”拿向卧房中藏过，忙趲出来^⑤，道：“大官人，老身且不敢称谢，你且说甚么买卖，用着老身之处？”大郎道：“急切要寻一件救命之宝，是处都无，只大市街上一家人家方有，特央干娘去借借。”婆子笑将起来道：“又是作怪！老身在这条巷中住过二十多年，不曾闻大市街有甚救命之宝。大官人你说，有宝的还是谁家？”大郎道：“敝乡里汪三朝奉典铺对门高楼子内是何人之宅？”婆子想了一回，道：“这是本地蒋兴哥家里，他男子出外做客，一年多了，止有女眷在家。”大郎道：“我这救命之宝，正要问他女眷借借。”便把椅儿掇近了婆子身边，向他诉出心腹，如此如此。婆子听罢，连忙摇首道：“此事太难！蒋兴哥新娶这房娘子，不上四年，夫妻两个如鱼似水，寸步不离。如今没奈何出去了，这小娘子足不下楼，甚是贞节。因兴哥做人有些古怪，容易嗔嫌。老身辈从不曾上

他的阶头。连这小娘子面长面短，老身还不认得，如何应承得此事？方才所赐，是老身薄福，受用不成了。”陈大郎听说，慌忙双膝跪下。婆子去扯他时，被他两手拿住衣袖，紧紧按定在椅上，动弹不得。口里说：“我陈商这条性命，都在干娘身上。你是必思量个妙计，作成我入马^⑥，救我残生。事成之日，再有白金百两相酬。若是推阻，即今便是个死。”慌得婆子没理会处，连声应道：“是，是！莫要折杀老身，大官人请起，老身有话讲。”陈大郎方才起身，拱手道：“有何妙策，作速见教。”薛婆道：“此事须从容图之，只要成就，莫论岁月。若是限时限日，老身决难奉命。”陈大郎道：“若果然成就，便迟几日何妨。只是计将安出？”薛婆道：“明日不可太早，不可太迟，早饭后，相约在汪三朝奉典铺中相会。大官人可多带银两，只说与老身做买卖，其间自有道理。若是老身这两只脚踏进得蒋家门时，便是大官人的造化。大官人便可急回下处，莫在他门首盘桓，被人识破，误了大事。讨得三分机会，老身自来回复。”陈大郎道：“谨依尊命。”唱了个肥喏^⑦，欣然开门而去。正是：

未曾灭项兴刘，先见筑坛拜将。

⑤ 蹓 (xuē): 转折、来回走动。这里是走回来的意思。

⑥入马：马，是妇女的意思。入马，即和女人勾搭上。

⑦唱肥喏 (rě)：一面拱手行礼，一面口里喊喏，叫唱喏，是古代男子所行之礼。元明之间，往往也称作揖为唱喏。唱肥喏，就是深深作一个揖，也叫唱大喏。

当日无话。到次日，陈大郎穿了一身齐整衣服，取上三四百两银子，放在个大皮匣内，唤小郎背着，跟随到大市街汪家典铺来。瞧见对门楼窗紧闭，料是妇人不在，便与管典的拱了手，讨个木凳儿坐在门前，向东而望。不多时，只见薛婆抱着一个蔑丝箱儿来了。陈大郎唤住，问道：“箱内何物？”薛婆道：“珠宝首饰，大官人可用么？”大郎道：“我正要买。”薛婆进了典铺，与管典的相见了，叫声咕噪，便把箱儿打开。内中有十来包珠子，又有几个小匣儿，都盛着新样簇花点翠的首饰，奇巧动人，光灿